

春天系列
纯爱小说

黑天鹅 的背叛

寄秋
著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春天

系列

纯爱小说

* 寄秋

著



黑天鹅 的背叛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天鹅的背叛 / 寄秋著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5

(春天系列纯爱小说)

ISBN 978-7-5391-7672-7

I. ①黑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860号

黑天鹅的背叛

寄秋 / 著

责任编辑 张宇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5.25

字 数 105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672-7

定 价 15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149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“我可能有点耳背，听不清楚你刚刚说了什么，麻烦你再仔细地重复一遍。”冷峻的男音将“仔细”两个字说得又重又沉，语气冷得仿佛像千年寒冰，令人为之颤栗，不自觉地由骨子里发寒，遍体生惧。

但这股气势对头发斑白的老者而言却是不痛不痒，他丝毫不受影响地垂目品茗，沉穆淡定地闻着茶香，神情半是惬意，半是陶然。

同时，那个拿着另一只绣雀啄牡丹图样瓷杯的男人，有着一张冷硬俊颜。浓眉飞扬如剑，一双墨黑瞳眸有如深潭，鼻梁挺直似山脊，两片唇瓣薄且有型，浑身散发着一股不凡傲气。

他看起来年约三十，长相不俗，表现出的气度与神态皆散发着王者气势，哪怕是一颦眉、一抬眸，都给人强悍难驯的霸道压迫感。

此刻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刀削似的脸庞上是不甘被

掌控的不悦神情，一如来自地狱的阎君，黑暗是唯一能代表他的色彩。

“我相信你听得很明白了，用不着我多做赘言。你没听错，我就是那个意思。”老者道。他所下的决定谁也不能更改，包括他的外孙。

“理由。”男人说，声音不带一丝温度。

“你跟我要理由？”老者眉一蹙，脸上深浅不一的皱纹被牵动，微露不快。“我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，不问缘由，只求结果。”他的眼中没有感情，只有无尽的冷漠。

“你要的结果是什么？”男人的眸色一沉，像是火山底淬炼千年的黑曜石。

老者闻言扬唇一笑，恣意地啜了口香茗后道：“我要日月船运成为全球最大的船运公司，独揽北半球船运，甚至超越欧美。”

“这是你的目标？”男人冷笑，笑意却不达眼中。

“也是你心中的期望，不是吗？”老者反问。他不过推波助澜，顺手推了外孙一把。

“我的确有这样的野心，也想独霸北半球的海运事业，可这并不需要用我的婚姻去获得。”日月船运已是亚洲地区最大的船运公司，他相信以自己的实力，少则五年，多则十年，便可成为海上霸主，独领风骚。

“这是条最有效率的快捷方式，能省去你不少时间，而且更不费力。”春阳船运虽然只是一间规模中等的公司，但却占了一条极重要的航线，若是能借由商业联姻得到这条航

线，对日月船运跃升至龙头地位将有很大的帮助。

“即使如此也不一定要她，白家不止这一个女儿。”他想要的，是另一个纯净如天使的白家小公主。

和老者说话的男人，是人称“冷面魔狮”的湛问天，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，从小就被外公丁胜风以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培养成人，因此塑造了他独裁无情、有仇必报的铁血性格。

他不懂情，也不屑所谓的爱，在他的世界中只有掠夺，对于自己看上眼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手，决不容许落入他人手中。

目前唯一引起他兴趣的女人，是春阳船运负责人白景天的么女白紫玥，她的天真善良以及令人无法抗拒的热情使他深受吸引，她就像照进暗黑世界的一抹光亮，让蛰伏地底的魔兽蠢蠢欲动。

思及那个甜美可人的倩影，湛问天的眼中浮现狩猎的光芒。

“白家是不只白紫曼一个女儿，可是只有她能掌握大权，她的聪明才智会是你事业的助力。”老者相信自己的眼光，白紫曼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湛问天冷哼一声，“凭我的本事，还怕拿不下一个小小的春阳船运吗？白紫曼再能干也不过是个女人，她能成多大的气候？”何况只要他想，一切事情会尽在他的掌握中，没有什么是他应付不了的。

“别小看白家大小姐，她的骄傲不在你之下，为了保住春阳船运，她或许会不惜背水一战，你想从她手中拿下实权可不容易。”丁胜风用看好戏的眼神睨着不可一世的外孙，

嘴角微扬风笑。

“你觉得我做不到？”湛问天目光一凛，闪动慑人锋芒。

“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。既然有近路可行，又何必舍近求远，绕个大圈给自己找麻烦？”丁胜风当然知道外孙的想法，但白紫玥太软弱了，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她只能养在温室里，当朵不受风吹雨打的娇花。

日月船运要的是挺得住风浪的人，能不畏强风暴雨昂然挺立，即使船倾帆破亦能处变不惊，面不改色地迎战险恶海洋，若是让娇贵的小花进门，只是多个麻烦的累赘。

“我只中意白家小女儿。”湛问天直言道。

“她是长得很漂亮，人见人爱，像朵不染凡尘的小白花，只可惜她太单纯了，没办法适应我们的世界。问天，别被一时的心动给蒙蔽，你应该很清楚她对你毫无助益，还有可能会拖累你，娶了她，对你反而不利，再说人家似乎也不愿意嫁给你。”他相信外孙是聪明人，不会不晓得其中的利害关系。

湛问天冷眼一眯，“我自有解决之道，不劳外公你忧心。”

“解决？”丁胜风眉一扬，表情不以为然，“你是指用硬碰硬的方式逼迫白家大小姐让步，放出收购的风声使春阳船运股票下跌，又阻止银行拨款融资，导致对方发不出员工薪水？”

闻言，湛问天并无半点愧疚，反而挑眉讥讽，“这些难道不是你老人家教给我的为商之道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我不过借此警告她们该识相点而已。”

“没错，你用的确实是商场惯有的伎俩，可是你忘了一

件事，你面对的是棘手的对手，当你用尽心机对付她时，她何尝不是绞尽脑汁地要还以颜色？你一日不放手，她便一日不罢休，最后受利的人又会是谁？”浪费不必要的资源在无所谓的事物上，他可不记得自己当初是这么教他的。

对他来说得到白紫玥与成为海运龙头是两回事，他可以因为娶了白紫玥而帮忙春阳船运渡过难关，同样也可以因为白家拒绝将白紫玥嫁给他而打击春阳船运。“我有分寸，晓得自己在做什——”

没让他说下去，丁胜风眯眼冷斥，“像你父亲一样懂分寸？把我女儿拐到山上当农妇，自以为能给她一世温饱，却害得她断了一条腿，最后甚至害死她？”

丁胜风的话像根尖锐的刺，狠狠插入湛问天心窝。他冷下脸道：“他们的事与我无关。”

多年来，由于湛问天的出身，这对祖孙表面看似平和，暗地里其实波涛汹涌，过招无数，谁都不愿屈居下风，个中纠葛也是说来话长。

丁胜风年轻时相当风流，拥有四房娇妻仍不知足，依然在外寻花问柳，整日周旋在脂粉堆中乐不思蜀。

可也许是报应吧，终其一生，尝遍百花的他只有一名独生女，名唤丁岚月，是他元配妻子所出，此外再无其他子嗣。

人家说，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，这句话套在丁胜风身上一点也不夸张。他对掌上明珠的疼爱没人比得上，只要女儿想要的东西，他都无所不用其极地弄到手，送到她面前。

不过他的父爱太具占有欲，丁岚月从小到大从没一个



人落单过。不论是上学或外出一定有专人接送，陪在她的身边。每一个靠近她的人都必须先经过身家调查，若是丁胜风不点头的人选便无法接近她。

因此丁岚月没有真正交心的朋友，像只关在笼里的金丝雀，空有翅膀却无法飞翔，只能孤单地望着头顶天空，想象翱翔的快乐。

然而人心是关不住的，在一次偶然的会里，高不可攀的丁大小姐遇见了来自乡下的穷小子，纵使两人的身份差距悬殊，仍然挡不住爱情的魅力，于是他们相爱了。

得知此事的丁胜风震怒不已，觉得自己的宝贝女儿被玷辱了，分外痛恨那个胆敢追求他女儿的臭小子，便发狠地叫人痛揍女儿的恋人一顿，并打断其双腿，想让对方再也不能接近女儿。

事情若到此告一段落，就不会有湛问天的出世，偏偏后续发展并非如此。

丁胜风防得再严密，仍守不住女儿奔向情人的心，某个夜里，丁岚月在奶妈的帮助下和心上人私奔了。

穷小子和富家女无处可逃，最后只好躲进深山里种果树，虽然生活并不富裕，但至少三餐不虞匮乏，勉强能过活。

有爱情为动力，夫妻俩倒也过得顺心，每天日出而做日落而息，山林田野间常可见鹣鹣情深的身影相依偎，丁岚月也怀上两人的爱情结晶。

可惜靠山吃饭不是件简单的事，一次台风过后的泥石流毁了两人多年的努力，种植果树的土地被淹埋了，房子不见

了，被傾倒的樹木壓在底下的丁嵐月失去了一條腿。

一夕間，風雲變色，兩人頓時面臨現實的艱苦。

生活陷入瓶頸後，原先一同打拼的妻子已不良于行，有骨氣的窮小子再不愿也只能回頭去找岳父丁勝風談判。他用岳父對妻子的父女之情，為妻兒換回丁家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為岳父所不容的他，在對妻子承諾有朝一日會成功回來接他們母子倆後便毅然離去。

數年後，致力研究水果改良的窮小子成功培育了許多新品種，成為受人景仰的水果大王，意氣風發的他履行承諾回到丁家欲接回妻兒，怎知妻子由於被父親形同軟禁而郁郁寡歡。在無法和丈夫相守及與兒子相見的折磨下，她不出兩年便病死了。

窮小子萬般懊悔，恨自己不該舍下妻兒獨自奮鬥，因為就算吃苦好夕也是一家團聚，好過如今天人永隔。

無奈事已至此，他多年的努力仿佛付諸流水，在明白丁勝風不可能將唯一的外孫交還給他這個不被承認的女婿後，他只能心碎地黯然離開。

由於視若珍寶的獨生女已病逝，丁家注定再無後嗣，可丁勝風又不願讓外人來接掌自己的事業，所以仅有的外孫就成為了繼承他畢生心血的不二人選，畢竟就算再不甘心，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不留給自家人還能留給誰？

在如此複雜的心情下，丁勝風並沒將外孫改回丁姓，因為那會讓他想起自己教育女兒的失敗，為免重蹈覆轍，他對唯一的外孫要求十分嚴格，比平常人更嚴厲十倍地教育湛問天，絲



毫不留情面，用着苛求的标准将湛问天磨练成强中王者。

在他的认知里，感情只是阻碍，想当人上人就得摒除私欲，绝情断爱。

看出丁胜风又想起往事，湛问天瞳眸微黯，“我不认为我有错。既然外公要我和白家的女儿结婚，借此并吞春阳船运，我遵从就是，但两个女儿之中，我要娶谁是我的自由。”

“瞧你说得志在必得，既然如此，小公主为何跑了，死也不肯答应嫁给你？”莫非外孙“冷面魔狮”的称号太骇人，吓跑了人家？

“我会把她找回来。”湛问天脸色难看地说道。

湛问天之所以会认识白紫玥，完全是出于巧合。

某日他驾车从市区大道的天桥底下经过，意外瞥见路边有一群游手好闲的少年在欺侮一名拾荒老妇。那些少年叫嚣着，动手将老妇拾来的回收品乱扔一通，然后对着弯着腰忙于捡拾的蹒跚身影讪笑不已。

然后，那名清灵的女孩便出现了，尽管人单势孤，她仍义正辞严地上前斥退那群少年，又协助老妇整理回收物。

目睹整个经过的他就这样对她的善良和热心留下了印象，他对她感到好奇，毕竟他身边向来是一些心机深沉或自持身份的女人，派人调查后才知道她是春阳船运的千金，个性纯真无邪又天真，尽管对她的感觉还算不上是爱，但他的世界太过冰冷，若能从她身上得到光明温暖也不错，他才会想得到她，即使个性稍嫌天真，他还是觉得唯有她是和自己最匹配的女人。

“找？”丁胜风摇头冷嗤，“何须多此一举，我本来就不看好她，她的离开正合我意。与其你徒劳无功地娶回一个对你无益的女子，还不如做点有建树的事，改和白家大小姐联姻。”

“外公凭什么认为白紫曼就会同意嫁给我？”湛问天不信心高气傲的白家大小姐会愿意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她向来冷若冰霜有主见，怎么可能委屈自己嫁到日月船运来受制于人？

不经意地，他想起她那张冷艳绝美的容颜，冷不防心一动。

“说服她不是难事，重点是你有没有能耐掌握她。”丁胜风眼里闪过一抹精光，快得让人无从捕捉。

“外公不必激我。”湛问天撇唇一笑。这么幼稚的手法，当他是初出社会的小毛头吗？

“不，我是对你不够有信心。瞧你玩了那么多把戏还不能击垮她，可见你也不过尔尔，‘冷面魔狮’的封号看来是名不符实啊。”尽管嘴巴上嘲讽着外孙，但丁胜风清楚明白白紫曼的韧性不容小觑。能在一群豺狼虎豹环伺中带着妹妹生存下来，依靠的绝非只是运气。

湛问天眼眸眯起。“外公，你真是把煽风点火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冲着这句‘不过尔尔’，你可以开始准备婚礼了。”说完，他沉着脸转身离去，没发现身后的丁胜风嘴角扬高，露出老谋深算的得意神情。

出了大宅后，湛问天迎上朝自己走来的特助。

“Boss，我查到白二小姐的去处了……”特助道。



“不用了，立刻联络白大小姐，让她来见我。”他命令。

“噢？”特助有些错愕。

湛问天冷冷勾起嘴角，眼神锋利如剑。“我将改和她联姻，接下来有得你忙了。”

“啊？”特助又怔住了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Boss改变心意了吗？怎么突然间新娘换人做了？之前不是才选定白二小姐为结婚对象，为何几天工夫就忽然变卦？

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余特助不敢多言，只能暗暗猜想，身为下属最好少说多做，什么也别问，按照指示执行上司交代的事就好。

*** **

“他想见我？”

一位面容冷艳的女子坐在黑色皮椅上头也不抬地奋笔疾书，专注处理面前叠成小山的公文。她柳眉轻蹙，神情有一丝被打扰的不耐。

“是的，余特助前后已打了三个电话，希望你能拨空前往日月船运。”女秘书一板一眼地说道，神色微带慌张。

“告诉他这两天因公事繁忙，我无法抽空拜会湛总裁，

我会再找时间回电。”白紫曼仍维持先前的姿势工作着，脸上不见情绪波动。

“可是对方的语气相当急迫，似乎没这么好打发。”秘书担心地说。湛问天是商场上赫赫有名的冷面魔狮，谁有胆违逆他的意思。

白紫曼冰玉般的清冷水眸一抬，“所以你认为，我该随时等候他一时兴起的召见？”

“不是的，白小姐，在商场上多少要卖湛总裁一点面子，他的专横作风绝非一般人招惹得起。”秘书是为她着想。

“叫我执行长。”白紫曼特意强调自己的正式职称，不许有人忽视它。

“但是总经理他……”秘书语带迟疑，眼神不安地左顾右盼。

“他的话不算数。公司是我父亲的，他不过是领薪水的雇员，我才是当家做主的负责人。”白紫曼有些不悦，这些员工早该认清事实了。

“是的，执行长。”秘书低下头，恭敬地应允。

“还有，宣布下去，凡是运输进出的货物都要经由我亲自审核，未经我同意不得私下放行。若让我知道再有来路不明的商品转运出航，不论以往做法为何，我绝对严惩不贷。”春阳是父亲留下来的心血，她决不允许有人暗中作乱，非法走私。

“呃……这个不太好吧？白小……执行长，恐怕底下会有人反弹……”秘书提醒地说。老总裁在的时候，也没有这

么严苛的规定，许多事都是大家方便就好。

“照我的话去做，谁有异议叫他直接找我谈。”白紫曼面色一冷道。

秘书本还想说什么，最后仍选择当个不多话的人，“是的，执行长，我会把你的意思传达下去。”说完便退了出去。

执行长是春阳船运目前最高负责人的职称，白紫曼不自称总裁，因为那是她对父亲的尊敬。父亲一直是她效仿的目标，也像是座屹立不摇的高山，永存心间。

可惜由于某些人的干预，她迟迟无法掌握实权，尤其是部分位居高处、以总经理马首是瞻的老臣旧将处处打压，欺她是初掌大权的女流之辈，总是对她的命令不屑一顾，丝毫不把她当一回事。

正所谓“树倒猢狲散”，这便是现实的社会。父亲一过世，其他人便纷纷躁动，妄图取而代之，冒出她这个大小姐接下春阳，他们当然不服。

而在这些互相较劲的派系中，以总经理白景地那群人势力最为壮大。他原是白老爷子在外的私生子，直到白老爷子死前一年才认祖归宗，因此和白景天这同父异母的兄长并不亲近，甚至小有隔阂。

然而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人，再怎么不愿多出一个外来的弟弟，白景天看在父亲的分上仍然拉拔白景地，甚至让他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。

野心勃勃的亲叔叔是白紫曼目前尚且动不得的人，解决

掉他是她迟早要面对的事，谁让她回来得太晚了……

“什么太晚？你嘀嘀咕咕的发什么呆？”

一声揶揄令白紫曼倏地回神，意识到自己无意间把思绪说出口，她面色瞬间转冷。“你的事都办好了？”

“比起你，我可是轻松多了，随便抛两个媚眼，那些色欲熏心的男人便全都服服帖帖。”女子笑道。那些人一个个像喝醉的酒鬼，晕头转向地任她摆布。

若说白紫曼是冷艳的冰山美人，眼前这位娇媚的佳人便像人们口中的狐狸精，一双媚态横生的杏眸魅力十足，举手投足间皆流露充分的女人味，勾人又妖娆。

“我是让你去做事，不是兴风作浪，最好收敛点，少给我找麻烦。”白紫曼瞪了她一眼。低调行事才不会惹人注意，目前处于劣势的她还是得谨慎小心。

女子轻笑出声，状似亲昵地揽住她的肩。“哎呀！我办事还要你操心吗，没事的没事的，我知道怎么做才不会惹祸上身。”她可是聪明人，不会伸长脖子让人砍，想找她麻烦，还得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那本事。

“朱经理，你逾矩了。”白紫曼盯着她放肆的举动，秀眉蹙起。

“呵，咱们是什么交情，还需介怀吗？我看过你一丝不挂的裸体，还一起睡同一张床、盖同一条被子，甚至……”女子亲密道来欢乐融融的往事。

“朱、笑、眉。”白紫曼冷眸射向她，气怒低斥。

见好友真要动怒了，朱笑眉讨好一笑地收回手臂。“好

了，不逗你了。你这人天生无趣，就算摸过你乌黑的长发，我也会三缄其口，不提它有多么滑顺柔软。”

她这好友实在太无趣了，凡事认真不肯放松，也从不愿意显露出脆弱的一面。

“我开始怀疑找你回来是对还是错了。”白紫曼有些无奈，因为好友做事不受控制。

“不找我，你还能找谁？除了我这唯一的朋友，你能找到第二个帮你的人吗？”若非事态紧急，朱笑眉明白以她的倔强性子，决不会找人帮忙。

她目前的职位是春阳人事部经理，主管人力调派和任用，哪个部门有职缺便由她安排人员递补，也掌握基层人员的升迁。

白景地等人以为小小的人事部起不了作用，不若业务部、财务部等重要，殊不知一间公司中，人员的分配才是最重要的一环。

这也是白紫曼的布局之一，她要在这些老臣眼皮底下悄悄培育自己的人马，循序渐进地取代尸位素餐的“前朝重臣”，进而削弱白景地的势力。

虽然现在还无法立即看见成果，但她至少已培养了一批对她效忠的员工。

她的话令白紫曼神色一黯，心头微微发酸。她不只没其他知心朋友，连妹妹也快失去了。

“喂！我不是来惹你难过的，别露出一张苦瓜脸让我看。要不是你那个变态的真姨有病，灌输你一些偏激奇怪